

論語疾質

附校讎及續板



中華書局

論語註參 趙良獻著

論語註參

此據涇川叢書本
僅有此一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論語註參目錄

卷上

學而十二條

八佾十四條

公冶長十條

述而十三條

子罕十七條

爲政十二條

里仁四條

雍也七條

泰伯六條

鄉黨十九條

卷下

先進二十三條

子路十一條

衛靈十條

陽貨四條

子張五條

顏淵六條

憲問十九條

季氏八條

微子七條

堯曰七條

論語註參卷上

清 竹坡趙良獻著

學而時習之

邢氏疏引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氏曰。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者陰。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

按皇氏學有三時之說頗備。雖未可以此概諸大學成學。其義要可參用。

不亦樂乎

邢疏引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一曰在內曰悅。在外曰樂。

按集註從邢後說。然悅深樂淺語自有味。愈足以見學之境地爲無窮也。

人不知節

何氏註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邢疏曰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君子恕之而不憤怒也

按集註不取邢氏後說然自學而朋來自朋來而教誨語意亦貫串可備一解

何屺瞻讀書記曰此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云世無見用者也此對悅樂故云不慍中庸對半途而廢故云不悔耳

按集註學在己不知在人本未說到世不用上屺瞻恐人誤會其旨而申明之耳然論自明

巧言令色章

蘇子由論語拾遺曰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按此以剛毅木訥章對看最豁

三省章

何屺瞻曰三者皆要從身字認取按此句最好

傳不習乎

何氏註曰。言凡所傳之事。得毋素不講習而傳之。邢疏曰。傳惡穿鑿。

按何氏邢氏之意。是傳字有二義。一則傳之自師。一則傳之於弟也。似可兼用。

朱竹垞經義考曰。魯論語其字義異讀者。傳不習乎。讀傳爲專。崔子弑齊君作高子。未嘗無誨。讀爲悔。五十以學易。讀易爲亦。接此亦屬下句首。正惟弟子讀正爲誠。君子坦蕩蕩。讀爲湯湯。冕衣裳者。讀爲綃。瓜祭讀瓜爲必。賜生讀生爲牲。不內顧無不字。仍舊貫讀仍爲仁折獄。讀折爲制。小慧讀慧爲惠。古之矜也。廉讀廉爲貶。天何言哉。讀天爲夫。又讀躁爲傲。望爲室。謂之躁惡果。敢而窒者。

按瓜讀爲必。朱子取之。其餘皆無甚深義。姑附於此。

道千乘之國

何氏註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按千乘之說。集註無明文。後世作文者。多依馬說。蓋取其便於敷衍耳。其實方千里封公則四公一段。僅見於周禮。與諸書皆不合也。論語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以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證之。則千乘。

是百里大國則指當時齊晉秦楚之兼并者言也。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尚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豈獨孟子王制之言爲合哉。

使民以時

何祀瞻曰東漢韋彪云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欲急其所務當先除其所患是末句善據

按此說亦祇是餘意自當以邢疏所引左傳王制周禮是以衆所習知故不錄

學則不固

何氏註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邢疏曰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

按朱註不取前說而似取其後說而稍變之故講家皆分此章爲四項若依前說則分作五項亦無不可然非朱子之意學者知之而不用可也

父在觀其志

李翹戒菴漫筆曰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考亭聞之當亦心肯

按此說觀字最有意味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邢疏曰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

按說北辰祇如邢疏已足明其義矣考證愈精則支離愈甚有謂北極非北辰極是辰旁之星者既失爾雅之義且謂極動而辰不動是更泥于居其所之旨不知此以醫爲政以德耳但取居中而正何所取義于動與不動而爲此煩言哉又有謂北極非出地三十六度者祇是天文家言其此書之旨何與也推而遠之至有謂西樂浪山正與嵩山相對而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雖天文家言亦可置而不論而何必闡入于此書耶

朱竹垞曰按鄭氏註與今文不同者衆星共之共作拱先生譏作餕云食餘錯諸枉錯作措云投也十世可知也無也字必也射乎必也句截問社作問主云田主謂社無適無莫適作敵莫作慕云無所貪慕也吾黨之小子句截則吾必在汝上矣無則吾二字子之燕居作宴子疾病無病字冕衣裳者冕作弁異乎三子者之撰作僕讀曰誼誼之言善也詠而歸作饋云饋酒食也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直躬作弓云直人名弓子貢方人方作謗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爲字在陳絕糧作糧音長云糧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作封內歸孔子豚作餽惡微以爲知者作絃歸女樂亦作饋朱張作侏張陟留反廣已讀爲賴云恃賴也又以申根爲孔子弟子申續子桑伯子爲秦大夫陳司敗爲人名齊大夫老彭爲老聃彭祖太宰是吳太宰嚭卞莊子爲秦大夫與諸家異義

按其爲拱歸豚歸女樂爲餓朱子集註用之其他有可取者今散見各章中而據附竹垞之所述於此思無邪

蘇頴濱論語拾遺曰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

按理本無所不通言亦各有所當非一端而已也必紐合爲言未免費力

有恥且格

何屺瞻曰後漢書杜林傳有恥且格注格來也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按集解格正也此所据不知何師之說

按格本有來訓格汝舜格汝衆庶是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蘇頴濱論語拾遺曰思無益故不如學十五志學至六十時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在七十時焉

六十而耳順

韓文公筆解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按此說是以五十知天命爲主自此至七十祇是順天而至于與天爲一也。

都穆曰予家藏古本韓文有論語解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云耳當爲爾曾謂泰山云謂當作爲宰予晝寢云晝當作晝人之生也直云直德字之誤子所雅言云音作言字之誤也三嗅而作云嗅當作鳴鳴之鳴雉之聲也同何敢死云死當作先浴乎沂云浴當作沿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云仁當作懦以杖叩其脰云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云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亡也云時當作待鄉愿云當作內柔

按都元敬所說未盡如亦可以弗畔矣平云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子所否者天厭之云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可與共學章云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以立可以適道未可與權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云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小人哉云小當爲之教民七年云當爲五年卽戎爲諸侯朝會于王各修戎事之職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云參古驛字君子不施其親云施當爲弛猶之與人也云猶之當爲猶上韓筆解世多不信其書以爲僞托然施讀爲弛朱子集註用之今節其義之可通者散見于各章而取都氏所說并增錄之總附於此

又按邵博聞見錄謂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是屬上句讀也今筆解無此語

至於犬馬章

何氏註包曰犬以守獮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邢疏曰畜獸無知不能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按舊註本有二說此說朱子不取而取其後說何屺瞻云至於大馬只從能養極言若從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亦覺其不安而爲此牽就之詞耳

色難章

何屺瞻曰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因極之恩可以是爲報乎

按何說甚明豁可用

何爲則民服章

王伯厚因學記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于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字諸字

按此說亦有理閻百詩謂如此則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遷於衆舉皋陶節語意相合

孝乎惟孝

何氏註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朱竹垞曰漢石經殘字作孝于惟孝與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按惟孝本作一頓此說雖有據不泥可也

文質三統

邢疏曰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爲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又三王記

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註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緝辛氏之後用黑緝其餘諸侯用白緝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十一月爲正尚赤堯十二月爲正尚白高辛氏十三月爲正尚黑高陽氏十一月爲正尚赤少皞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法地質法天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天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再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殷云天命以黑夏有元圭天命以赤周有赤雀啞書天命以白殷有白狼銜鈎然亦不必皆然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湯觀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武王伐紂而白魚入王舟是也鄭康成之義自古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惟殷周二代

八佾舞於庭

邢疏曰公羊傳昭二十五年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昭公僭用之他廟也

按僭用之他廟故桓公廟用之而季氏乃因而用之也

邢疏曰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杜預何休說如此服度謂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二八一十六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取何杜之說

按二二四人恐不成其爲舞當從服虔

何屺瞻引私筆云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

三家之堂

何屺瞻曰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歌則明明可辨故以筭取同之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韓子筆解謂當作爲字言冉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何氏註鄭曰凡繪畫先布采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姜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孔曰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按考工記畫績之事後素功康成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此或當時所見自得爲一義

福

何屺瞻曰兩漢刊誤補遺曰韋元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卽位乃來助祭仁傑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下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矣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卽位而來見與顏註小異二說略爲近之按此以禘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義亦未穩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諸侯及其太祖不言

福者不王不祿無所疑也。論自明白福祿之議如聚証矣。王炎曰記大傳者首言禮字明所記者禮之舊非漢儒臆說也。福與祿不同祿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鄉祿北向合食于太祖之廟。祿則祖之所自出者東鄉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祿爲大祿次之。按王炎氏此說最好福者歸也。審諦昭穆如祇福祖之所自出而不及羣廟毀廟之主則非諦審之意無怪乎大小之議紛紛而不明也。

祭神如神在

何屹瞻曰朱註引程子曰祭神祭外神也外神二字乃對先祖言之夫子之分所得祭者亦不過室中五祀而已。

按此說最豁。

射不主皮章

何氏註馬曰射有五善焉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邢疏曰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古之道也。結上二事。

按舊註分爲二事雖無礙于理而不如集註之有味。

袁公問社於宰我

何屺瞻曰。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按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社主用石。見新唐書儒學傳張齊賢議中。

三歸

何氏註。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邢疏曰。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

樹塞門

邢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按曲禮。天子當寧而立。疏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路門外有屏者。卽樹塞門是也。又云。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在路門內。鄉黨過位亦當在此。

反坫

何氏註。鄭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反爵於坫上。邢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也。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奠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註文不具耳。

按此疏說禮最詳。故錄之。

子語魯大師樂章

何屺瞻曰。總註謝氏云云。按樂之始作。祇有人聲與鐘磬琴瑟耳。言五音六律上蔡不知考於經也。從之只是笙入時亦可。但可云八音克譜。人聲與八音如一清濁高下四字到敵如方可用。繹如則清濁高下之相生。如珠貫也。時人入旋相爲宮等語亦謬。此祇論音聲也。

里仁爲美章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述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石林曰。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

君子無終食之間節

羅泌路史曰。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

按言於食祭見之。則固不足以盡仁矣。此祇是借祭始爲飲食之人。以見一食之不忘本之仁耳。非此句正詮也。

無適無莫章

邢疏適厚也。莫薄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親也。

按邢氏此疏。是引釋文所載范甯之說。然厚薄之訓似未爲的。存之以備一解可也。范氏又云。公冶長名芝。字子長。附錄於此。